

## 新作品

杨峰

2011年9月7日 星期三  
第16期(总第33期)

5

我们潮汕有一句老话,说道“五月疯男人,八月疯女人”。端午在五月,男人们张罗赛龙舟的事情,足足会疯上个把月。到了八月,那是女人的戏,因为中秋,因为要祭拜太阴娘。

在所有的节日里,只有中秋与女人互为表征。神灵是女的,祭司是女的,神话传说的主角儿也是女的。这个节日,正如“中秋”两个字的读音一样,呈现一派阴柔之美,普通话如此,潮汕话亦然。似乎唇齿一撮合,柔和的月光便会漫溢出来,人的内心也便舒出广袖。这样说来,还觉得把中秋往小里说了。中秋如果真是一个女人,那实在不止是温柔、婉转,她还应该是蕴藉的,有气场的。

生为“70后”,内心大都十分富庶,也十分复杂。童年的前后,外部世界刚好有了分野。这世界、那世界,有时相互干架,有时相互远观欣赏。

童年的中秋是在老式院子过的。中秋还未到来,女人们先就筹办起一场规模颇大的糕点制作活动。用上好的糯米,炒至微黄,香气四溢的时候火候就到了,接着是碾粉,和上白砂糖水,千回百转地搓,然后敷到圆圆的糕印模里定型。糕印模子是精美的木雕。花是菊、兰、梅、芙蓉,字是福禄寿禧。我们把这个叫做白糕。中国结衔在糕底,草花结、如意结、同心结、万字结、双喜结、蝴蝶结,还坐着长长的穗穗儿……千百年来,女人们乐此不疲,把这当成自己的深奥事业。

等到八月十五,女人便成了太阴娘祭拜活动的主祭司。在其他节日,女人们只当后勤,排办好一切事宜之后,是一定要男人们来上香、祷告的。只有中秋女人才可以做得了主,男人们只跪起二郎腿在厅堂里喝茶聊天。在我们家,这个主祭司就是奶奶。月还未上树梢的时候,奶奶已在院子里摆好了祭案。与以往时年八节不同,中秋节除自制糕点之外,盛装出场的还有刚刚上市的各式瓜果。奶奶招呼孩子们把新置办的学习用品,诸如作业本、铅笔之类的小东西拿去祭拜,大意是上过供的文具,用起来会受太阴娘庇福。我当时竟然对此十分迷信,上供的文具总比同伴翻了几倍。只是从未听说过太阴娘家有上学的小孩,不知道她要这许多文具何用。

小孩们只知道疯玩,在月色下放纵地追逐、捉迷藏。不知谁想起什么,神秘兮兮地说,用素净手帕蒙上眼睛,便会在月亮上看到嫦娥。大伙便齐刷刷地掏出手帕蒙上,踮起脚尖仰



## 走不出的中秋月

□林渊液

呀仰,看到的说看到了,没看到的也说看到了。集体的力量是粗横的,谁也不愿意被孤摆在一旁。嫦娥便真的坐牢了广寒宫。

突然间,听得奶奶喊我,倏地钻到她跟前。奶奶让我跑向祭案,她手持一双筷子,夹住了我的鼻梁,口里念念有词……原来,奶奶嫌我鼻梁不够高耸,不够俊。传说太阴娘可以帮女孩的这个忙。小小的我在心里不停嘀咕,我们的太阴娘管得也真够宽。只是,奶奶帮我夹了那么多年的鼻梁,我一直也不见长俊。

每年的中秋,我都是最会熬的那个。熬呀熬,熬到祭案上的香烛凋了,熬到眼睛睁不开了,熬到月光在我的眼前漫漶成一个湖泊,一个透明的海。

这个节目赋予我的体验如此独特:狂欢而宁静。

## 郎 吉

□李胜志

郎吉这个名字是我给他取的。

几年前的一个周末,我坐在办公室里正在发呆,忽然电话响了。我一听,是小小男孩打过来的,声音怯怯的,但稚气里透着几分成熟:“是,是李校长吗?我想找你谈谈我,我上学的事。你等我吧!”还没等我回答,电话就挂了。

不一会儿,他就站在门外了。我扫了他一眼,身材瘦长,差不多和成人一般高了。眼睛不大,也没有神采,但很特别,望一眼就可以记住他了。

“你进来吧。”我站了起来。

于是他坐在了我的对面。

于是他掏出了准考证什么的。

我接过来看了,还有一张某所农村高中的录取通知书。他说那所高中已经不行了,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,且每个班不足20名学生,云云。他说的那所农村高中我知道,正因为我知,所以我就不忍心要他了——因为我不忍心在兄弟学校伤口上再撒上一把盐!

“你要不要我,我死了也不会去上!”

他看我有些犹豫,便赶紧撂下一句狠话,小手还在空中划了道弧线。

我知道我遇上了对手,于是乎便矛盾地答应了他,并领他到招生办报了名。

后来我知道他并不是一个平常的孩子。他的祖上是从西藏迁移过来的。他一岁的时候,母亲就去世了。父亲近几年一直在外面打工,家里还有高位截瘫的爷爷。祖孙三代,相依为命,主要靠父亲挣钱养家。为了节省路费,父亲每两三年才回来一趟。平时爷爷的衣食住行什么的,全靠他放学回家或上学之前侍弄好。他是走读生,每天从家里到学校,要往返10多里山路呢。

于是在全校3000多名学生大会上,我公开表扬了他,夸他是个好儿郎,并祝愿他今后幸福吉祥。考虑到他是藏族后代,我还自作主张地送了他一个外号:“郎吉”。从此郎吉这个名字便在校园里传开了。

那一段日子,对小郎吉来说真是快活死了。我经常见到他乐呵呵的样子,忙碌的身影在校园、在教室、在大门之外,飘来飘去,像一朵流云。

转眼三年高中生活结束了。郎吉考取了外省的一所师范大学。就在他从学校取走通知书,翻山越岭,急匆匆赶回家,要给爷爷报喜的时候,却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:一场意外的山火,不仅吞没了他的家,也吞没了他的爷爷……

4年大学生活,他先后向我借了4万元。7年后的今天,他又回到了母校;在我的帮助下,成为学校的一名代课教师,并和我同在一个备课组,教同一年级的语文,我们由当年的师生关系,升格为今天的同事关系,但他仍叫我李老师,这使我感到十分亲切,也特别愉快。

“老师!我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啦!”他来到我的办公室,兴奋得表情都不是他的表情了。我给他让座、沏茶,一个劲地说:“坐!坐!坐吧!”

他没有坐,掏出400元钱,双手递了过来,眯着小眼睛说:“老师,从这个月起,我就可以还你钱了,按这个计划还,即使今后工资不涨,8年零4个月我也可以还齐啦!”

听他的话,怎么听都像是买房按揭似的。我犹豫着,不知道钱是该接还是不该接。我知道他每月工资加起来也只有700元,如果每月还我400元,那么他每月就只有300元的生活

小时候,秋,是金黄的树叶,如蝴蝶的翅膀一般在空中飞舞。盼望着秋的节日来到,月饼是如此的甜美诱人。月亮是否阴晴又圆缺,不重要。

少年时,秋,是入学的兴奋,如草原上的小鹿在快乐中狂奔。盼望着秋也能有假期,月饼是家乡寄来的思念。月光是否也洒在家乡,我思念。

青年时,秋,是工作的竞争,如快刀闪着寒光在生活中逼来。盼望着秋慢些再来,月饼是加班后的充饥食。月亮躲在高楼的身后,难寻觅。

中年时,秋,是乐融融的家,如午后暖暖的阳光照耀着金菊。盼望着秋时光久些,月饼是家人饭后的点心。月光下讲述着故事,乐逍遥。

老年时,秋,是离别的歌谣,如岁月的播放机在歌唱着人生。盼望着秋在此停留,月饼是孩子带回的礼物。月亮见证了人们一生,多不舍。

苏葆桢/图 彭楷文/文

费了。这对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,该怎么应付?即使不吸烟、不喝酒、不打牌,甚至不恋爱,恐怕也是不够用的。

他看我犹犹豫豫的样子,便爽快地说:“这样吧,老师!我每月还你500元,这样5年零8个月就可以还齐啦!”

“不不!”我赶忙说,“我不是这个意思,这样吧,你才开始工作,花钱的地方多,这个月就不还了,以后再说吧。”

“那可不成!”他坚决地说,目光里有几丝复杂。

我赶忙接过钱,改口说:“这样吧,这400元算你还了,但我平时比较忙,作业请你代劳改一改,我每月给你400元作为辛苦费,怎么样呢?”

他迟疑了一下,说:“给老师帮点忙,还要钱,这合适吗?”

“怎么不合适!”我严肃地说,“我要请不动你,我就只好请别人了哈!”

“那好吧!”他接过钱,高兴地说,“从明天起,你班的作业我来处理吧。”

——我这才松了一口气。

可是不久,我又开始忧郁起来,因为一看到小郎吉加班加点,忙忙碌碌,边干边唱,快快乐乐的样子,我就特别难过。他越高兴我就越难过。我觉得我在奴役他,奴役别人应该是资本家、地主老财、恶霸的事。奴役别人似乎比向别人逼债还要无耻。我心里长满了野草,甚至产生了某种犯罪感。

我不知道这种感觉还会持续多久。

我想解脱,可又不知道如何解脱。

这种感觉,就像要打开一把锁,可钥匙却总是操在别人手里。至于操在谁的手里,我也不知道。

——钥匙啊,你到底在哪里?

我只好站在门外,等下去了。

后来,我找郎吉谈了一次话,大意是免去他的债务,同时收回我改作业的权力。不料,他竟然像遭到雷击一样的震怒。

中秋的宫殿不知是在何时倾倒的。奶奶老去,老屋拆迁,祭案不断地简化,而我也一天天长大,以至于不再相信那些带着甜乳味儿的美丽传说。

中秋有据可考始于唐朝,文献记载始于宋朝。节日的盛况非今日可比。女人们穿了漂亮衣裳,成群结队走出家门,观潮、走月亮、嬉游,我怀疑,很多人趁机交上了男朋友……令我惊讶的是,在男权统治的社会,谁给了女人这样的权利?中秋这个女人节日,镶嵌在时光的河流里,显得有些别致。

节日的设定,无一例外地都是先民们对于时光的恐惧。逝水流年,哪里才是起始和终结,何时方应停靠和启航。节日定下了,心便有数。这是最原始的因由吧。一年之中,春种秋收,中秋之期,瓜果熟了,先民们摘了来供奉,对着明亮的月,终于可以坐下休憩了。乡里乡亲唠嗑起来,谈兴浓时,有人即兴扯开嗓音开唱,欢乐便成倍膨胀,忽然记起了缺席的谁谁谁,思绪和欲望更炽,便有了但愿人长久的惆怅和念想……只是,这些都不是中秋成为女人节日的理由。

几天前好奇萌发,网上网下问过几个女孩,今年的中秋怎么过。一个女孩还是我当年的年龄,她说,爸爸妈妈会带她去一个叫做莱芜的半岛,看海上生明月。另外几个女孩已经上大学了。一个说考研失败了,没什么心情,还是回家吧;一个准备与同学们穿着汉服祭月,效法古人;另一个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,她要租一个男朋友一起过中秋。有的人奔着家的方向走,带着心事疗伤;有的人从家里、从庸常的日子里逃逸出去;有的人希望穿越时光,回到古典;有的人大步流星地走向后现代……

用一张宣纸,把这些生活原型制作成一幅阴文拓片,所有的图景便更加纤毫毕现。进与退、去与留,那都是事出有因。

在这张拓片之上,我突然发现了一些若隐若现的纹路,像极了一个银色的蜘蛛网。那个纹路是属于女性主义的:

原来当年男人所给予女人的中秋特权,近乎一场阴谋。节日的狂欢是暂时的,她们很快就得回到生活的正常轨道里。而短暂的一个节日,以及这个节日的信仰,将成为她们漫漫日子的支撑。

即便到了今天,即便女人们有了自己的电子邮箱和不再缠绵的脚,可是,她们真的走出那一枚中秋月了吗?

月光——汹涌?  
没错,在我看来,平静只是月亮的外表,它的目光从来都是暗波汹涌的,尤其是满月,尤其是仲秋的满月。

这首先源自自身的记忆。似乎前半生许多重要的夜晚,都与月亮有关。童年夜晚的露天集体游戏,少年时一个人在书桌前对着月光学习,青年时在异乡月下的荒野骑车独行……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,内心的发育更多是在月光照耀下进行的,有过乡村经历的人对此可能不会有更深刻的体验。

满月升上邻居的屋脊,血管里的血就像听到某种神秘的召唤,哗啦地涌动并呼喊起来。

这种少年时的幻觉,后来得到了科学的印证,由于天体间的引力作用,月亮不仅会引发大海涨潮,也会影响人的情绪,因为人体有70%是水分,我们的身体其实是无数微型大海。

所以,批评一个敏感的人喜欢风花雪月是没有道理的,感月伤怀不过是顺应宇宙的某种潜规则罢了。

所以,让一年中月亮最圆的八月十五成为节日是十分自然的事。月亮在这个夜晚繁衍出许多激情汹涌的风俗也毫不奇怪。

小时候听外公讲,元末义军把起事的号令藏在饼子里,然后分发各处,并说这就是吃月饼的由来。我老家鄱阳还有在八月十五夜烧宝塔的习俗,据传最初也是起义军互相联络的一种方式,类似于点烽火。

看来,农历八月的月圆夜确实是人的体温最高的夜晚,不管这种温度是用于仇恨、游戏、爱情或者思念。

满月之所以能成就一个节日,还有一个重要原因,相对于变幻无定的尘世,月亮是超越时空的绝对性存在。一千年以前和一千年以后的人看见的是同一个月亮,一千里外和一千里内的人头顶着的也是同一个月亮。“月球”这个科学却扼杀浪漫的概念出现之前,月亮曾是中国人的精神信物。

通过书写月亮的诗文与古人的沟通。通过对同一个月亮的祭拜,和远在他乡的亲友沟通。农耕社会没有高效的交通,更没有电话这种共时性的通讯手段,分别与永别常常只有一字之隔。一封家书都能抵万金的幽暗岁月,月亮的信物功能被世俗社会放大为信念,最后又在满月的浑圆外形之中巧妙地嵌入团圆的寓意,最终把这信念放大为一种流传千年的精神信仰。

中秋节最初与暴力相关的烙印,被团圆的心愿反复洗刷,最后软化为温情款款的民俗。

我个人对中秋节的印象,大多保留在少年之前的记忆里,作为恃宠而骄的宝贝和外婆公公在一起,作为时时需要敲打的问题少年小心翼翼地和父母在一起。吃从来都不是我的关键词。但童年时吃过的一种大而简陋的芝麻饼让我挂念至今。

青春期之后的八月十五夜印迹模糊,一是因为那个时候潮流里汹涌的方向过度多变,另一个重要原因是,在整个国家都逐步城市化的进程中,对于月亮,我们陷入了集体性的失忆症。

10年前我就发过这样的感慨:城市里或许也有月亮,但绝对没有月光。因为城市里的霓虹比满月的光芒汹涌10倍,以至于浸泡出“光污染”这样的新名词。

有许多年了吧,月圆夜我只能对月亮采取怀想的态度。怀念水面像碎银一样雀跃闪光的河码头,怀念旧居门前可以借着月光准确投篮的球场,怀念明月之下某个裙裾飞扬的背影。

我现在居住的城市,似乎只有商场和新闻媒体才热衷过中秋节,民间的习俗也已简化到吃月饼一项。一个标准的月亮节,却不再和月亮有任何关联。

国家既然可以延长中秋节的假期,为何不想办法让月光重新回到大地?比如,在八月十五这一夜,让城市停止公共照明一分钟。

我相信,只要一分钟,美好的月光和许多更美好的情感就会重新汹涌而来。

行政事务,但小郎吉因为批改我班作业牵扯了很多精力,他自己的课一定耽误不少。而我班的课,教改分离,也可能影响了效果。于是,我把自己窝在办公室里,对着县里打印出来的成绩册,利用电脑,逐一逐班亲自统计,结果发现,我们两个班的成绩最好,人均分、及格率,最高分三项指标,不仅在校平行班里遥遥领先,而且,和全县其他各平行高中的整体情况相比,一点也不差。

我如释重负。

晚上我请小郎吉一块喝酒。

酒过三巡,小郎吉站起来说:“老师,我要敬你三杯酒。一是感谢,感谢一年来你对我的信任——你毫不犹豫地让我当助教!”

我干了。

“二是感谢,感谢一年来你对我的信任——你毫不犹豫地让我当助教!”

我又干了。

“三是感谢,感谢一年来你对我的信任——你毫不犹豫地让我当助教!”

他也干了。

当新学年的阳光照进校园,我把我的课全部交给了郎吉。我要集中精力搞管理,让学校整体质量迈上新台阶。

秋风重重地撞在门板上,乡村还没有落雪。  
门板上的贫穷和希望还没有凝固。  
村庄的灶火可以穿越骨子里的江河。  
和脸色发青的天空。  
柴草让生活变成火焰和情歌。  
红薯让我们的品格和村庄的历史  
在日光中粉嫩、明亮、温暖动人。  
(唐成茂)



费了。这对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,该怎么应付?即使不吸烟、不喝酒、不打牌,甚至不恋爱,恐怕也是不够用的。

他看我犹犹豫豫的样子,便爽快地说:“这样吧,老师!我每月还你500元,这样5年零8个月就可以还齐啦!”